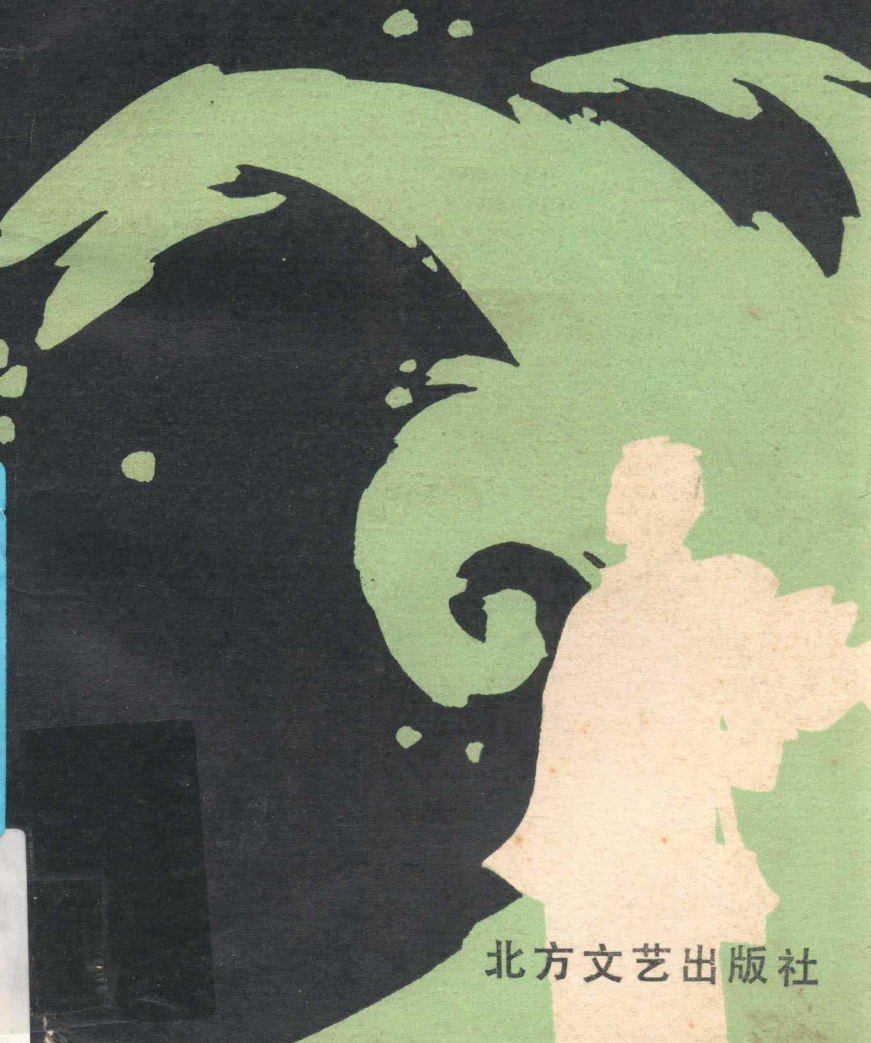


近期争鸣作品选

命运狂想曲



北方文艺出版社

6098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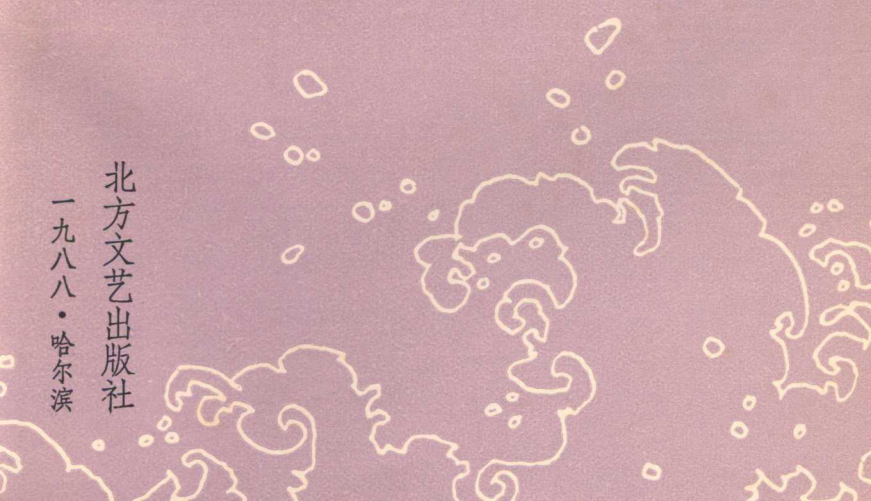
I₂₅
8912

命运狂想曲

张佳 岳刚 闻涛 选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哈尔滨



争鸣作品选

命运狂想曲

Mingyun Kuangxiang Qu

北方文艺出版社（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8.125 插页：2

字数：377,000 印数 1—50,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17-0156-1/I·157

定价：3.75 元

目 录

中国西部大监狱	(2)
志愿军战俘记	(132)
虎年通缉令	(386)
历史沉思录	(432)
命运狂想曲	(526)

读者看见了真正的监狱。如果说天堂只存在于神话之中，监狱却属于人间。这里囚禁着罪恶，而它的神经末梢，却遍体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囚徒所连接的是整个社会。

我们与其祈祷罪恶不再发生，还不如面对现实，如本文作者那样，解剖一些罪犯。我们应该看见他们也是人，良心的一角并没有全部泯灭，然而感化他们的路却又是那样的漫长。

这个世界，当人与人是以爱心相处的时候，世界就是光明的。

同样的道理，当人都被当人对待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希望在人间。

中国西部大监狱

贾鲁生 丰收

第一章 人类的灾难

一支苦涩的歌

近几年来，千家万户，人们格外地关心天气预报。北京。海淀区太平路二十二号院内的一个单元里。十八吋彩色电视机前，躺着一位老年妇女。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一年多卧床不起。每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后，女儿把她搀到电视机前，看完天气预报，再搀回卧室……

天津。河东区风林村一条偏僻的小胡同里。一台陈旧的十四吋黑白电视机前，老少三代人伸长了脖子，焦急地盼望着明天是个好天气，不冷不热，夏天降点小雨，冬天没有寒流……

上海。郊区三林乡。有八户人家，天气预报每晚必看。当地水涝成灾，他们却说“怎么还不下雨”，已是春暖花开，他们竟埋怨“天太冷了”……

辽宁、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湖北、福建、广东，

全国十四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个十百千万，高位数大于1）户人家，每天晚上七点三十分之后，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的表情，都随着电视屏幕上从北京排起的第六个地区的阴晴、冷热、风霜、雨雪而急骤变化，或宽慰，或焦急，或抑郁，或痛苦，每一张脸都是一份天气预报表。

这牵动人心的地方就是新疆，一片壮阔、遥远而神秘的土地。它在祖国版图的最西端，占去了中华大地的六分之一。塔克拉玛干和古尔班通古特，两大沙漠横亘天山南北，莽莽苍苍，满目焦黄……

荒凉的大漠中，新圈起了一道道铁丝网。铁丝网中，是一座座地窝子，或者一排排土坯房。岗楼竖在四个角上，黑黝黝的枪口居高临下地监视着这一座座临时建起的简易的监狱。

那数万户人家中，至少有一个成员已经成为罪犯，在大漠中的监狱里，接受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一个人死去了，时间会抹去亲人心中的悲痛；一个人犯了罪，耻辱和痛苦的阴影将永远笼罩着亲人的心。

小时候，阿姨问我们：“新疆在哪儿？”

我说：“在出葡萄干、哈密瓜的地方。”

阿姨笑了，唱起一支动听的歌：“咱们新疆好地方哟……”

现在，我又问我的女儿：“新疆在哪儿？”

女儿歪着头，想了想，说：“在沙漠，关犯人的地方。”

我却笑不出来了，心中一阵苦涩，不知道该给女儿唱哪一支歌……

犯罪，人类最大的灾难，最惨痛的哀乐。

在“但丁”的森林里

驼舟在沙海的浪峰波谷中颠跌。烈日把它的焦点对准了沙漠，沙粒仿佛被烤裂了，无数细小的“嚓嚓”声汇集成沙海的哀号。在这死亡之海中，一片胡杨林象生命的绿岛突兀而起，矗立在眼前——

一队囚犯，在胡杨林边的沙丘下挖水渠。大概是休息了，他们排成一队，正向昏暗的林中走去。在眩惑人目的阳光下，我看到的只是一片黑色的囚服，油亮的光头。胡杨枝杈狰狞张舞，象魔鬼撒旦伸出了长臂，把黑囚衣和亮光头一个个攫进阴影之中。鱼鳞状的黑色树干，没头没脑地排成人生的迷阵，只有入口而不见出口。粗粗的树根，露出沙土的表层，象蛇一样蜷曲盘绕，在亚当、夏娃的后代面前扭动着身躯……

莫非我来到但丁的森林？在人生旅程的中途，但丁在这里迷失了正确的道路。我提心吊胆地走进这地狱的入口，虽然没有被淫欲的豹、骄傲的狮子和贪婪的母狼拦住去路，但那群横七竖八地躺在林子里歇息的黑囚衣，却使我产生了一种处在漏斗状的地狱里的幻觉。我仿佛看到，但丁在《神曲》中所描绘的那些贪色、贪财、残杀、诱奸、盗窃……一群罪孽深重的灵魂，正一个个从我面前通过。我实在没有勇气逐个地去叙述他们那些令人发指的犯罪经过，那将亵渎人类，亵渎那时间，那地点。在思想的光辉下面正视那些在黑暗中抽搐滚动的丑恶灵魂，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惨的惨状了。为

了让善良的人牢记住一九八三年以前那令人寒心的社会治安情况，让我们看看这个区队四十件黑囚衣上的罪恶的数字吧：

一、挥霍人民币十一万一千二百四十元；

二、奸污妇女、幼女九十五人；

三、残害无辜群众七人。……

宇宙间的一切罪恶都禁闭在这里。

这里，虽然没有九圈地狱中的酷刑——犯饕餮罪的，躺在臭雨冰雹之下；忿怒的灵魂，在死的隔河里你撞我咬；暴力者受火雨烧灼、烫沙煎熬；杀人犯没在沸着的血沟中；犯背叛罪的，半个身子冻在冷酷无情的冰湖中——然而，这里有高悬在世界当空的火球，死黄色的炙热的沙海，阴森森的枪口，手铐，带电的警棍……所有这一切，使我产生了悲悯之情。尽管他们罪有应得，在这种非正常的环境中接受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兄弟啊！

我避开那两个伤人的“犯”和“罪”字，小心翼翼地向那一件件黑囚衣发问：“你们犯了什么过失？”

“盗窃。”

“抢劫。”

“伤害。”

……撒谎！

某劳改处管理的四千八百五十六名犯人中，有二千零八十六名犯的是流氓或强奸罪。谎言中流露出一点点可怜的羞耻之心。在东方的十八层地狱中，色乃万恶之首，贪色者将坠入最底层，永世不得翻身。在西方的九圈地狱中，但丁把

色欲场中的灵魂关在第二圈里，仅仅受在狂风中飘荡这种最轻的惩罚。

我奇怪，人们为什么把黑色染在囚衣上？这罪恶的颜色，腐朽的颜色，苍老的颜色。可是，裹在四千八百五十六件黑囚衣里的躯体，大都是强壮的；从衣领里伸出的脸，大都闪着青春的光彩。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年龄结构：

17—25岁：2509人；26—30岁：1053人；31—35岁；521人；36岁以上：329人。

和五十、六十年代的犯人相比，八十年代的犯人，平均年龄降低了五至六岁。面对着这些青春的躯体和腐朽的灵魂，我忍不住向但丁发问：是谁，把我可怜又可恨的兄弟诱入你的森林，那地狱的入口处？

但丁诅咒撒旦：

“你显出来，撒旦！”

“从天上摔下来的魔鬼！轻贱的种族！”

这是整个人类的诅咒。千百年来，人们把犯罪行为归咎于撒旦。上个世纪的英国法律中，有一个刺目的特别用语：“魔鬼共谋”。裁决被告有罪不仅仅因为他触犯了法律，还因为他“受恶魔的诱惑和怂恿”。北卡罗林群岛最高法院于一八六二年宣称：“对法律明知故犯的恶劣品质来自魔鬼。”

啊，我的兄弟，是撒旦诱惑了你们吗？

第二章 被废黜的撒旦

千篇一律的“病历”

杀人、盗窃、强奸、诈骗……

在铁丝网围成的这座特殊医院中，有各种各样的病人。

翻开厚厚的“病历”，千篇一律的诊断书仿佛出自同一个医生，而这个医生只识得一种“疾病”：“资产阶级影响”。

似乎只有这种“病”，才足以证明他们罪有应得！

第一份“病历”：资产阶级腐化思想。

一个燥热的夏日的傍晚。冷水浴后，他坐在凉台上乘凉。一阵热风拂过肌肤，在心中激起一丝奇异的感觉。那感觉先是轻轻地波动着，逐渐翻腾起来，化成一股难以遏制的冲动。一抬头，见对面凉台上坐着一位异性，便忍不住表演起一幕被弗洛伊德称为“暴露癖”的极其下流的哑剧。在这种毫无廉耻的兽性的发作中，他得到了生理上的快感和满足。

判刑了。艰苦的劳动改造，足可以使最无耻者学会脸红的“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的政治教育，却未能治愈他的病态。又一次发作，初时尚能控制，一会儿，除了强烈的欲望，所有的理念都消失了。他再一次屈从于“资产阶级”这个魔鬼，重演了那幕丑剧。

“我知道这是犯罪。”他懊悔地捶打着胸口，“可我那会儿

什么都想不到，心里痒得难受，就……”

第二份“病历”：资产阶级思想的愚昧。

“救人啊！有人上吊啦——”

喊声震动了整个监舍。人们手忙脚乱，把他从绳套上解下来。医生使出浑身的解数，打强心针、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几分钟后，他眼皮眨了眨，清醒过来，吃力地问：“能……保外……就医……”

管教干部气愤地说：“自杀！自杀还想保外就医？没门！”

“呜呜呜呜……”他抽泣着说，“不……不是我想……”

他空长了两只机灵的大眼，办起事来却好象少了一半的脑子。有人说：“那家伙骂你了。”他站起身来就去算帐。有人说：“我们哥们最仗义。”于是，他成了哥们里最仗义的成员。

服刑几年了，他仍未变聪明。一个犯人问他：“你想出狱吗？”

“怎么出狱？”他惊诧地问。

“你上吊，我喊人救你。救下来你能保外就医，我能立功减刑，咱俩都有好处。”

“万一死了呢？”他只多了这一点心眼。

“死不了。不等你死，我就喊人来了。”

“好吧。”他痛快地答应了。

他把头伸进绳圈，按照预先的约定，向窗外招了招手，猛地踢倒了凳子……

白受了一顿罪，他万分懊悔；痛哭流涕，深挖思想根源：“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呜呜呜呜……用这种愚蠢的办法……呜呜呜呜……企图逃避劳动……”

一句一阵嚎啕大哭。有人告诉他，哭声越大，越显得诚恳。

第三份“病历”：资产阶级的亡命之徒。

上工的哨音响了，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管教干部来叫他，他冷冷地说：“我有病。”医生仔细地为他做了检查，显然是装病。管教干部说：“你这种态度，不利自己的改造。”

他腾地跳起来，握紧拳头。片刻，象泄了气的皮球，抱头蹲在地上，“走吧，上工去。”管教干部催了一句。他突然抓住一只绿色的玻璃瓶子，“啪——”摔碎了，拣起尖利的碎片，“刺——”沿着腹部划裂开一道三十多公分长的弯弯曲曲的口子。他瞪着血红的眼睛，用手扒开口子，露出淡黄色的脂肪，呲牙咧嘴地说：“看看，我有病没病？”

鲜红的血，从皮下渗出，汇集成汨汨血流，顺着两条细长腿，流进沙土里……

“‘内罚反应’，”有人翻开心理学的书解释说，“当无力向强大的对象攻击的时候，便把攻击的目标转向自己。”

“什么‘内罚反应’？”有人愤愤地说，“亡命之徒，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太可怕了。”

第四份“病历”：资产阶级世界观。

温顺的小绵羊，刚刚找到一片鲜嫩的草，几只大羊冲过

来，眼睛一瞪就把它吓跑了。一次，两次，三次，小绵羊忍无可忍，趁大羊不备，躬身猛冲过去，用两只软软的小犄角把大羊撞进沙坑里。

“好呵！”

他禁不住发出一声赞叹。随即，又挥起鞭子，“啪、啪”，狠抽了小羊两鞭。

“咩——”小绵羊委屈地叫着。

他扔掉鞭子，抱起小绵羊，说：“我知道，你是被迫的，可你触犯了法律，法律排斥感情……”

他没有为自己喊过一声冤。性格软弱，直到出事那天，在这之前的整整二十一年零五个月的生命过程中，他从未骂过人，打过架。那天，见一群人吵架，他好意相劝。其中一个人劈头盖脸向他泼了一堆不堪入耳的脏话，侮辱了他的父母。他脸色苍白，热血喷泉似地涌上头部，脸色突然变红了，一直红到脖子根。他狂吼一声，摸起块砖头，狠狠向对方头部砸去。鲜血把他引进了监狱……

“你认罪吗？”

“认罪。”

“你为什么要伤人？”

“我……一时冲动……”

“这可不是认罪的态度。你说，保卫祖国的英雄有没有一时冲动的？”

“这……没有……”

“英雄没有一时冲动的，犯罪也没有一时冲动的。任何犯罪，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长期得不到改造的结果……”

“咩——”小绵羊在他的怀里叫着。

他恼火了，扔下小绵羊，教训说，“你还为自己辩护？你要深挖思想根源，从世界观上找教训！”

脑炎、肝炎、肺炎、肠炎、关节炎、心肌炎……

所有的炎症都是一种病毒造成的吗？

“资产阶级”，我们犯罪学中的一个新的魔鬼！

谁是凶手

大漠。

仿佛意识到要出什么事了，铁丝网警觉地竖起了浑身的尖刺。警戒线上的小红旗，在灰黄的沙海中，把它那危险的警告色闪得更加刺目。

“打吧，开枪吧，打死我呀——”

撕心裂胆的呼号，不顾一切地冲出了铁丝网，警戒线。

“咣——”

武警战士对空鸣枪，子弹呼啸着向逃跑者发出强硬的警告……

“别开枪呵——”

天津市武清县杨村。一位年迈的母亲张开双臂，仿佛要用胸膛挡住无情的子弹，好半天，她才清醒过来，撩起衣襟擦擦红肿的眼睛，抽噎着对我说：“这位叔叔呵，求你给押大强的干部说个好，他要再跑，可千万别开枪，别开枪……他不是真跑，他是不想活……你们好歹给我留条根，就是我一

家的大恩人。我今世报不了，来世变牛变马，也要报答政府的恩德……”

她的儿子叫冯顺强。因报复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他不服判决，多次上诉：“我杀了人，该枪毙！”在天津监狱时曾四次自杀未遂。临调新疆前，母亲跪倒在儿子的脚下，哭求说：“强子，妈求你，别死，别死……”他一言不发，紧咬住嘴唇，从兜里掏出仅有的五元钱，塞进母亲的手中……

一个年仅二十岁的人，刚刚步入人生，为何又要急急离去？难道又是该死的撒旦施展了他的魔法？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冯顺强正在县体委院内干活，被害人汪云奇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对他说：“大强，给我当儿子吧。”

“我为嘛给你当儿子？”

汪云奇半真半假地说：“你本来就是带筷儿，冯子山又不是你的亲爹，你跟谁还不一样。”

冯顺强的心被深深地刺伤了——

他原来姓梁。小时候，父亲去世了。有记忆以来，摄入他眼眶的东西都是冰冷的。家产被家族的人瓜分了。理由：女人是外姓的。母亲带着他和姐姐住在草棚里。夏天拣破烂，冬天拾棒子骨，吃了上顿愁下顿，母亲无奈改嫁了。他随了继父的姓。

“带筷儿。”

“改姓的。”

沉重的包袱，压得他幼小的心灵变形了。上小学时，他

宁肯绕远路，蜷缩着身子，沿着墙根的阴影走，为的是躲避那一束束嘲讽的目光。他很少和同学说话，象逃难似地一头钻进书本里，对娱乐场上的欢声笑语表现得那样冷漠。每次考试，他总在前几名，名字被挂上光荣榜。夜深人静，他翻墙而入，撕下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使他感到羞耻……

此时，汪云奇的侮辱使冯顺强十多年来在羞耻中集聚的仇恨象火山一样爆发了，这种恨之所以长期未能爆发是因为始终找不到攻击的对象。他面红耳赤，浑身颤抖，理智的地壳被感情的岩浆冲破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写在判决书上：

“……被害人汪云奇与冯挑逗时对冯有侮辱性言词，并在争吵中打了冯当胸一拳，冯为此十分气愤，蓄意报复。十时许，冯到汪办公室内趁汪不备，抄起锄头向汪的头枕部猛击四下，汪云奇因重型颅脑损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可怜的孩子成为残暴的凶手，可谁又是杀害他的凶手呢？

灵魂死去了，躯体还有何用？

冯顺强呼喊着重冲出铁丝网，盼望子弹能穿透自己的胸膛或者头颅，从而获得永恒的解脱。凄凉的哀鸣震颤了每一粒细沙，它们聚起来，用松软的力量紧紧地拖住求死者的脚步。他拼命地跑呵，跑呵，累得气喘吁吁，口吐白沫，尖厉的哀号成了沉重的呼喊声：“打吧……打死……逃犯……没罪……”

管教干部追上了他。他们始终没有把他和缺口、准星连成三点一线。他们要复活这个死去的灵魂，尽到特殊医生的